元好問集/3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十七 ◄

元好問集
卷三十八

► 卷三十九

卷三十八

銘

【孔道輔擊蛇笏銘】

龍圖孔公原魯擊蛇笏，闕里傳寶舊矣。汴梁既下，入宣撫王公家。公之子以傳彥遠張君，彥遠屬某作銘。敢以蕪辭贅於徂徠石先生之末，以俟後之君子。己酉十月日書。

大橫庚庚色棗漆，殷血一線著怪跡。殷士膚敏世載德，天以原魯配秀實。文楷指佞堯屈軼，屈之版持氣不屈。衣冠堂堂立如植，寸鐵指月月不蝕〈「指月」，一作「磔蟆」。〉。妖蛇區區辱吾擊，正以痛快與泚一。徂徠之銘董狐筆，神物當為吾道惜。屬君金匱秘石室，一日龍化雷破壁〈「一日」，一作「不然」。〉。

【良佐鏡銘】

鄖城張氏蓄古鏡以百數，其一識云：「見日之光，天下大明。」予用是知古人雖作細小物，而閎衍博大之義寓焉。丙戌夏四月，予過汜南，良佐請銘其鏡，因取往所見八言之義衍之以為銘。良佐忠於愛君，篤於事長，嚴於治軍旅，又謙謙折節下士，從諸公授《論語》《春秋》，讀新安朱氏小學，以為治心之要，故就其可致者而勉之。

繁畤之金，金城之功，刻畫之制，鍛煉之功。自其細者而觀之，不過為櫛縱巾帨、几杖盤盂間之一物。自其大者而言之，則乃有日月大明、天地之至公。且夫昭曠粹精，自天降衷，惟不能取諸身而取諸物，此偏暗之所以揜其聰。須眉之不燭，妍媸之不別，與亡鏡同。善惡之不明，白黑之不分，與亡視同。豈有衣冠堂堂，百夫之雄，挾昭曠粹精之固有，而不得比一物巾帨盤盂之中？古有之：見爾前，慮爾後。吾願君子之擴而充。

【默庵銘，為劉司正光甫作】

時然後言，真默者存，理然後默，至言之實。予欲無言，惟聖人能，餘皆數窮，以默自懲。有喙三尺，而學喑啞，規以自藏，物不我假。智如挈瓶，靜如持城，其中鏗鍧，萬物震驚。酒見於麵，病見於脈，眼有否臧，口無青白。欲息子言，當息子機，一庵虛白，天地同歸。

【布衾銘】

百世溫公，布衾終身。服公之服，嗟予何人。人以貧為辱，我以貧為福。人以儉為詐，我以儉為德。惟福惟德，服之無斁。

【無弦琴銘】

厥初製琴，意寓於器。器如可忘，聖則徒製。如陶所言，奚貴於琴？羊存禮存，大中之心。我琴無弦，弦會當具。尚因正聲，以識真趣。

【最樂堂銘】

工部高平趙公，德宇衝粹，與物無競，揚歷中外餘三十年。朝廷自公宰士，皆以為君子長者。晚節末路，浮湛里社，乃無失侯故將幽憂憔悴之態。《詩》所謂「風雨如晦，雞鳴不已」者，於公見之。新居有堂，取古人為善自得之義，名之曰「最樂」。以公平生考之，可謂無愧其名矣。新興元某為作銘。

樂外有終，樂內莫窮。惟樂焉有外內之別，斯君子小人之不同。大本在中，至和與融。涵浸薰醲，四體以充。孰不秉彝，而天獨以厚公。醪醴腐腸，鼓鍾閟聰。誠有囂囂者，

存洵憂畏其誰攻。相彼力田，秭係於逢。就七遇之皆北，要萬折而必東。遼海管寧，鹿門龐翁。幽蘭深林，穆如清風。雖心逸日休，人知作德之所自。至於身康強而子孫吉者，將非為善之功乎！

【超然堂銘】

眼空四海自聖癲，舌唾一時無眼禪。匡床兀坐差獨賢，恩澤小侯佳少年。威儀秩秩賓初筵，榮觀燕處防未然。小學之書聖所傳，祝君持心靜而天。青雲驊騮渺翩翩。

仲寧提領，年甫弱冠，顯襲世爵。蓋嘗從吾友輔之教授張君學，故時譽甚著。日者燕諸老於所居之超然堂，問以超然之義，且以銘為請，因就其所可致者而勉之。

【太古堂銘】

廣寧全道太古真人寧海郝君，初入道，習所謂以苦為樂者，塊坐趙州南石梁之下六年。羽化之後，高弟范煉師復來趙州，築環堵而居之，官吏士民請住州之天寧觀。後十年，真定幕府參議趙振玉起堂於天寧，名之曰「太古」。左司郎中賈道成因立真人像於中，使其徒事之。真人平生篤於大《易》之學，其以古道自期者，蓋天性然。余嘗讀《太古集》，見其論超詣，非今日披裘擁絮、囚首喪麵者之所可萬一。癸卯冬，過慶源，館煉師所居，乃為作《太古堂銘》。其銘曰：

宇宙一途，萬物並馳。至人深心，砥柱不移。一念萬年，後天為期。虛室生白，嗒焉自遺。故曰存乎人不係其時。居今而行古，豈季末之能漓？玄學希夷，《大易》精微。致身羲皇，野鹿摽枝。穴居野處，旦暮見之。彼傒隱行怪、小智自私、泯泯默默、至老死而不自復者，殆昨暮兒耶！

【皇極道院銘】

虛白處士趙君，已入全真道，而能以服膺儒教為業，發源《語》《孟》，漸於伊洛之學，方且探三聖書而問津焉。計其真積之力，雖占候醫卜，精詣絕出，猶為餘刃耳。道風既扇，旌車時征，曳裾王門，大蒙寵遇。三年，以母老得請歸，在鎮陽行台。奉被恩旨，發泉公帑，築館迎祥觀之故基，是為皇極道院。年月日，某實敘而銘之。處士名素，字才卿，河中人，「虛白」其賜號云。

聖學心傳，惟精惟一。作新斯民，下土是式。相爾秉彝，有物有則。厥惟背馳，固有而失。有淫有朋，有比其德。匪伊司南，倀其撻埴。於帝其訓，王道正直。福自爾求，如斂而錫。谘爾虛白，慮然後得。言以道敷，中由權執。賢王好善，而康而色。相葉厥居，方穀之實。善頌善禱，香火晨夕。恭惟君師，永建皇極。

【長真庵銘】

淮安張澤之為予言：「福昌之東韓城，長真譚公舊隱之跡在焉。其徒王志明者葺居之，土木之功略具矣，用譚公之故，名之曰『長真庵』。志明初隸唐州營卒，在諸黥中，獨以性行見稱。其主獄囚，有矜憫之實，饑飽寒暑，每為調護之。既久，轉將領，貲產亦厚。一旦與道人語，慨然有高舉遠引之意，即棄家入道。其子追及於襄城，泣拜請還，志明確然不移。遂入嵩山，師事紫虛於大師及即仙翁積年。避壬辰之兵，東之海濱。亂定，還洛陽，築還堵於韓城而居之。道俗歸向，以為堅坐六年，非世人所能堪，乃即譚所居而奉之。今年過八十，神觀殊未衰，目光炯然，人望之知為有所養者。長真為得人矣！幸吾子為之銘。」

澤之予舊交，其言可信不妄。乃參用溪南詩老辛敬之之語，為作銘。銘曰：

其兼愛也揚，其苦節也墨。有許行之樹藝，有頭陀之縛律。其澹然無營，又似夫修混沌氏之術者也。若夫腐朽之可神，糟粕之可醇，即色而實相，即空而法身，孰妄而孰真，吾知有存乎其人而已！

【天硯銘】

楊子得片石於馬山之前，方廣一尺，厚減寸之半，從長衡短，狀若展掌。底平而不頗，坎可以貯水，而面可以受墨。杜仲梁曰：「此天硯也！」煥然乃請余為之銘。

義則方，智則圓。動也人，靜也天。在物強名，在我自然。爾目惟鴟，爾咮惟鳳。篝火縋綆，求中產之售。漆室緹衣，致賓筵之奉。彼金樅而石奏，泉生而雲溶者，亦惟硯之用。割烹是謂食費，彖刻不加玉重。吾知一日而浸百畦，恧於漢陰之抱甕。

【小紫玉池硯銘】

蒼龍、太一，玉版之次，維寶硯三，並此而四。出中秘，歸元氏。得非所宜，殆天賜。子孫保之，他日知野史之所自。

贊

【手植檜聖像贊】

乙巳冬十二月，拜林廟還，得手植檜把握許，就刻之為宣聖、顏、孟十哲像，且以文楷為龕。像出於手檜為難，其得於煨燼之餘又為難，合是二難，宜為儒家世寶。乃百拜而為之贊云：

體則微，理則全。望之儼然，即之溫然。見其參於前，手所植焉，形所寓焉。斂之管窺，浩浩其天。是將以為甘棠之賢耶，抑與夏鼎殷槃而傳也？

【老人星贊】

維南有星與弧直，其名老人天一極。或見或隱代不一，光精何年貫此石？非丹非青非彖刻，玄龜導前鶴後翼，飄然而來莫從詰。祝翁少留觀世德，尚為斯民開壽域。

宣政間，忻州天慶觀道士能知推命，其宗人堅畫老人星像，紫府、竹璟為之讚。石刻有二：一在吾州，一在濟源。貞祐甲戌之兵，天慶廢，石刻之存亡未可必。在濟源者，畫像雖存，而讚文漫滅不可讀。己亥正月，予見之濟瀆祠，歎州裏舊物兒時所常見者，將遂湮滅而不傳，因為讚以補之，且使三人者姓名復見於此。紫府今五臺。二十七日謹記。

【范文正公真贊】

文正范公在布衣為名士，在州縣為能吏，在邊境為名將，在朝廷則又孔子之所謂大臣者，求之千百年之間，蓋不一二見，非但為一代宗臣而已。丁酉四月，獲拜公像於其七世孫道士圓曦，乃為之贊云：

以將則視管、樂為不忝，以相則方韓、富為有餘。其忠可以支傾朝而寄末命，其量可以際圓蓋而蟠方輿。朱衣玄冠，珮玉舒徐，見於丹青，英風凜如。古之所謂垂紳正笏、不

動聲氣、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，其表固如是歟？

【趙閑閑真贊二首】

周旋於正廣、道宗、平叔之間，而獨能紹聖學之絕業；斂避於蔡無可、黨竹溪之後，而竟推為斯文之主盟。不立崖岸之謂和，不置町畦之謂誠，不變燥濕之謂定，不汙泥滓之謂清。藹然粹溫，見於丹青。雖無老成，人尚有典刑。鳳衰無周，龍移啟魏。殄瘁攸屬，古為悲欷。人知為五朝之老臣，不知其為中國百年之元氣。

興定初，某始以詩文見故禮部閑閑公，公若以為可教，為延譽諸公間。又五年，乃得以科第出公之門。公又謂當有所成就也，力為挽之，獎借過稱。旁有不平者，宰相師仲安班列中倡言，謂公與楊禮部之美、雷御史希顏、李內翰欽叔為元氏黨人，公不之恤也。正大甲申，諸公貢某詞科，公為監試官，以例不赴院宿。一日坐禮曹，欽叔從外至，誦某《秦王破竇建德降王世充露布》，公頗為聳動，顧座客陳司諫正叔言：「人言我黨元子，誠黨之耶？」公之篤於自信蓋如此。壬辰冬，某以東曹掾知雜權都司，取行止卷觀之，見公獨銜及楊、雷猥相薦引者十七章，竊自念言：公起布衣，仕五朝，官六卿，自奉養如寒士，不知富貴為何物，其自待如此。顧雖愛我，寧欲為利祿計、欲使之亟進得以斗升活妻子耶？惟是愚陋，不足以當大賢特達之遇。兀兀近五十，而迄無所成，用是為愧負耳。

北渡後，求汴人趙濟甫為公寫真，因題讚其上。嗚呼！公道德文章，師表一世，如我乃得而事之。公初不以利祿期我，然則今所以事公者，雖出於門弟子之私，亦豈獨以門弟子之私也哉！

公無恙時，辱公陶甄，攜之提之，且挽且前。萬馬之所馳，不足以比公之轅；萬折之所礙，不足以回公之川。將私其私耶？抑以為文字之傳？匠石斫斤，子牙絕弦。千載一人，猶以旦暮；萬里一士，且謂比肩。念公生平，使我涕漣。顏如渥丹，雙瞳炯焉。彼粹而溫，既與不可傳者死矣。觀乎此，則猶可以巨髣髴其足音之跫然。

【范煉師真贊】

戊戌之夏，予過東平，留宿正一宮。時范煉師已東邁，門弟子王仲徽出其寫真，求予為贊。煉師初事昆嵛郝公，號之曰「玄同子」。後從棲霞丘公，復有「玄通」之目，故兼

及之。贊曰：

異欲其同，介欲其通。惟天與之形而道與之貌者不可變，故無地以受運斤之風。三山微茫，貝闕珠宮，野服蕭然，與雲俱東。橫絕四海者，亦何慕冥冥之鴻耶！

【寫真自贊】〈嵩山中作〉

短小精悍，大有孟浪，勃窣槃跚，稍自振厲。豪爽不足以為德秀之兄，蕭散不足以為元卿之弟。至於欽叔之雅重，希顏之高氣，京甫之縕藉，仲澤之明銳，人豈不自知？蓋天稟有限，不可以強而至。若夫立心於毀譽失真之後而無所恤，橫身於利害相磨之場而莫之避，以此而擬諸君，亦庶幾有措足之地。

【介山馬卿雲漢為仲晦甫寫真，燕坐蕭然，六籍在旁，目曰《讀經圖》，欣然有會於予心者，為作贊云】

聖謨洋洋，善誨循循，敝則新兮。司南通塗，及門而堂，自致身兮。致身維何，山立揚休，葉經綸兮。所學所知，效之所天，遂及民兮。河潤九里，海潤百里，煦如春兮。大方無隅，孰墨孰儒，孰緇磷兮。緇衣好賢，佩之飛霞，冠青雲兮。方內之外，方外之內，有若人兮！

【張幾道煉師真贊】

玄學為家，平實中和，靜焉而不嘩。孫龍、田巴，其書五車，吾知為盜誇。若夫自後而先，絕素隱之累，方外而內，無多歧之差。《語》有之：「人之生也直」，然則若人之所以敦龐耆艾者，其未涯也哉！

頌

【登封令薛侯去思頌】

興定二年冬十月二日，詔以王屋令薛侯蒞登封。侯之來，前政適為飛語所被，群小焰焰，如棼絲、如沸糜，殆若不復能措手者。侯曰：「內之不治，不可以言外。」於是退悍卒，並冗吏，決留務，釋滯獄，不旬日，縣中廓廓無事。即召里胥、鄉三老之屬，凡民之貧

富，丁之眾寡，里社之小大，輸送之近遠，諦問詳審，纖悉具備，著為成籍，按其次而用之。貸逋賦以寬流亡，假閑田以業單貧；一粟之斂，一夫之役，均配周及，權衡之必平，錙銖之必分也。寬以期日，不復強責，計以追胥之費之半，而公上給矣。方春勸耕，遭田父野叟於途，慰以農桑之言，而勉之孝弟之訓，懇切至到，人為感動，以為前乎此，蓋未嘗有令惠吾屬之如此也。大概侯之治，仁心以為質，不屑屑於法禁，人有犯，薄示之辱，教以改過而已。至於老奸宿惡不可以情用者，深治而痛繩之，終不以為誇也。故吏畏而愛，民愛而畏，上官不敢撓以事，賓客不敢幹以私。教化興行，頌聲流聞，四外之人莫不以嵩前為樂土焉。

明年，邑之民有借寇之舉，會官以辟舉令，法有不便者，一切罷之，民即相與言曰：「吾侯如是，而不得終惠茲邑。侯往矣，吾屬能久於此乎？雖然，侯之政不可以無述也。」於是刻石頌德，以致其去思之心焉。

侯名居中，字鼎臣，泰和中進士乙科。釋褐滏陽簿，即有聲。其辭曰：

吏奸而漁，吏酷而屠。軒裳賄階，章綬盜符。魚肉視人，以膏自濡。百臘踵來，惠而不鋤。饞喙既饜，督之公輸。嗟嗟遺黎，寒餓而劬。斂揪幾何，日臘以枯。孰當膏之，俾還敷腴。侃侃薛侯，仁信篤誠。優為趙張，恥以自名。我靖我民，而不震驚。涵浸薰醲，千室更生。侯勸於郊：「民爾良苦，治爾耒耜，安而田畝。輕家而逋，孰為汝所？不奪槃時，不急汝租，無惰不勤，遊末是趍。辨爾穜稑，相爾菑畬，區爾欲深，苗爾欲疏。稂莠既芟，蟊賊既除，穰穰滿家，貢以羨餘。」民拜侯教：「我敬我事，迨其有秋，維侯之賜。」有來督郵，責賦失期，侯惠我民，吏不叩扉。丁男有言，趣輸無遲，及此暇時，從侯於嬉。有嘉者禾，將獻而失，民謂我侯，豈當移秩？蕭蕭馬鳴，我侯於征，侯無慍容，民有歎聲。吏昔屏氣，今當誰畏？盜昔知義，今當誰愧？予渴未濡，蔽其泉流，予喝未蘇，徹其庇庥。侯去不留，雲如何憂？中天之雲，是陰下邑，出而為雨，崇朝萬國。我思我侯，與雲偕來，引領南東，顧瞻裴回。嵩丘盤盤，潁水潸潸，我侯之思，其有既哉！

此金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